

那一年过年，家里有了兔子

王振羽

爹娘退休后，本来一直住在校园里的。前几年，爹娘说，想回村子里住，乡里乡亲，热闹些。弟兄几个就说，好。于是，把老宅院落拾掇了一番，爹娘就搬回汝水边上的荒村里了。

爹娘在那里，家就在那里。过年，自然要回到爹娘身边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说些闲话，拉些家常，散漫地看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，母亲会依剧情的起伏而情绪波动，啧啧连声。初一大早，青霜满地，两位叔叔，我们弟兄三个，还有几位堂弟，一行人来到坟地祭祖扫墓，回忆先人，不胜感慨。自旷野平畴里的墓园归来，已经有人来家里拜年，一团喜气，彼此祝贺祈福。到了初二，大哥、三弟都要去他们的岳母家走亲戚，我则陪爹娘在家，吃饺子，还有大锅烩菜，家常烟火气，大抵如此。

想起来，某年在村子里过年，到了晚上，爹娘说，明天初三，去你舅家、姑姥家看看。我们弟兄三个说，好的。爹娘说的舅家，自然是我外婆家的舅舅了。如今，亲舅舅就只剩下一个四舅了。姑姥家，是指母亲的姑姑家。我外婆去世早，母亲就这一个姑姑，来往亲密，情分很重。

舅舅家就在我所在的荒村东南一隅，唤作姜渡口。是的，也是汝水边上的一个渡口，它的对面隔河而望就是小集，隶属襄城，它的南面是汝河、湛河、沙河三河汇流一处，有一箇城村，已经是舞阳地界。姑姥家则在姜渡口北面偏东方向，更是紧靠汝河三年环水的一个河湾小村，名称叫殷湾。

姑姥家在这一小村的东首街巷路北，很狭长幽深的院落。在舅舅家待了片刻之后，我们兄弟三人就急匆匆往姑姥家赶来。为何如此迫切急不可耐而兴冲冲？是姑姥家的菜好吃？还是姑姥给的压岁钱比较多？非也，是因为姑姥家的兔子特别可爱，活蹦乱跳，机灵敏捷，毛发如雪，光洁可人。

到了姑姥家里，先去拜见姑姥。她老人家往往在冬季卧床多年，而精神却很健朗，我们跪下磕头，她则哈哈大笑，口齿伶俐地一一喊着我们的名字问我们爹娘身体可好？去看过你们姥爷没有？姑姥说的我们姥爷，就是她的弟弟，我的亲外公。表舅与表姑待我们很是热情，让他们的两个儿子，也是我们的表哥、表弟，陪着去看村里的小土地庙。我弟弟却不愿意去，一直蹲着逗兔子玩。兔子也不怕人，在人前人后蹦跶，落落大方，自信从容，两个大耳朵支棱着傲娇昂扬，虽然眼睛有点红，尾巴有点短，整个身体却匀称流畅，小巧玲珑。弟弟对姑姥家的兔子如此喜欢，如痴如醉，作为年龄要大他许多的我们俩，也有点手足无措，被他感染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吃过饭，也拿到了姑姥的压岁钱。待我们就要起身告辞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表舅说，等一下，你姑姥说了，要逮两只兔子让你们带走，要好好待它们，它们吃草是很有讲究的，喜欢吃猫猫眼、剪子股这些草，要干净。我们弟兄三个一听说要赠送给

两只兔子，简直有点喜出望外诚惶诚恐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大哥毕竟大些，连忙说，不用，不用。弟弟唯恐大哥谢绝客气之后，表舅会改变主意，连忙使眼色给我，还去拉大哥的衣裳，要我们马上表态接受下来。表舅找了一个篮子，用绳子把兔子绑了一下，还弄了一块布盖上。他一再交待我们，在路上，可千万不要让兔子跑掉了。弟弟连连说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
离开姑姥家，出了殷湾村，弟弟就连忙说，哥，瞅瞅篮子里，兔子会不会被闷着了？大哥说，不会的，兔子睡着了，以后可都要给兔子割草吃了。弟弟和我连连点头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

回到家里，爹娘见我们带回来两只兔子，责怪了一下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哥哥带领我们就在院子里靠近猪圈的地方，挖了一个不算太深也不很浅的地窖，还点了几把柴火，把地窖熏干后，才把兔子放进去。

自此以后，每每放学回家，或者晚上出去看露天电影，都要想尽办法为兔子找食物吃。兔子吃东西特别挑剔，不像猪、羊，胃口好，容易伺候，比较好办。汝水边上的河堤内外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猫猫眼特别少。有一次，大哥听一发小说，湛河小石桥一带多猫猫眼，他就带着我顶着大风，到那里去挖猫猫眼。猫猫眼，味道很苦，其汁液呈乳白色，如羊奶。回到家里，我们的手都冻得裂了口子，母亲烧了开水，用楝子给我们一边洗，一边心痛得掉眼泪。

兔子的繁殖能力极强，深挖洞的



讲述者：王振羽，笔名雷雨，国家一级作家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江苏省作协委员、省评协理事，南京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《龙飞光武》《瓶庐遗恨》《诗人帝王》《莫自珍传》《吴梅村别传》等几十种。

讲述地：黄淮平原

能力也超群。很快的，兔子就繁衍了许多，而且它们以大哥领着我们挖的地窖为大本营，不断拓展，构筑地下网络，简直就是四通八达，遍布小院各处。

后来，传来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，又传来不再区分人的成份了。爹娘经过一番观望，做出重大决定，不再积攒着力量盖房子了，要心无旁骛地供应我们读书、考大学。兔子，也就都卖掉了。

兔子卖掉的时候，弟弟还很舍不得，流了眼泪。

我的表舅名讳孙金焕，他也是哥哥和我的初中老师，也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。

风景他乡异，年华此日同

毕亮

癸卯年（1843年）正月初一，在伊犁惠远城的林则徐度过了五鼓起、二鼓眠的忙碌新春一日。在当天的日记里，林则徐将它们记了下来：五鼓焚香，望阙叩头，又拜迎诸神。黎明邓嶰翁前辈来，遂与同至福泽轩、文一飞寓中，并邀一飞赴将军、参赞处贺年，俱晤谈。又於同城内互相答拜者二十余处，惟花毓堂一处得晤。午后文一飞来。是晚，嶰翁及子期、吟仙俱来，同饭，二鼓散去。

在前一天的除夕，林则徐写了四首《除夕书怀》，在“三年漂泊居无定”一句时，他自言：“庚子在岭南度岁，辛丑在中州河干，今又在伊江”。真是漂泊，居无定所啊。林则徐笔下的邓嶰翁即为邓廷桢，字嶰筠。当年，林则徐、邓廷桢同心协力禁鸦片，同时被去职，后又同时被遣戍伊犁，因林则徐途中修黄河决口而后邓廷桢

到达伊犁。二人时有诗文唱和，并辑有《邓林唱和集》。

癸卯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，林则徐各处拜年、被“留饭”、作诗、和诗。十五天中，日记里只有一天没有提到邓廷桢，其他时间多在一起唱和往来。林则徐、邓廷桢等人的除夕、新春，虽是风景他乡异，却有故友相聚，亦不孤单。

癸卯年（2023年）正月初一，距林则徐当年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八十年。我在伊犁的小城可克达拉市过春节。前一天的除夕，我在鞭炮声中翻清代西域诗，专找那些遣戍、驻守在边疆的文人、将士写除夕、新春的诗歌来看。以书贺岁，是多年养成的习惯。

多年养成的习惯还有，初一下午，去伊犁河边走走。今年下了几场格外大的雪，气温又较晚年更低，伊犁河面上冰雪和流水共存，我在步道上散步。细想起来，已有十二年没回乡过年了。昨晚翻书，看到两首安徽太湖人王大枢的诗，看编者介绍，他当年因“会以公事”获罪，谪戍伊犁一待就是十二年。当年，如王大枢这般

远离故土至伊犁的文人将士，常在伊犁河边雅集，赋诗饮酒，排解愁闷，借诗言志，以诗抒怀。如今，伊犁河水依旧向西流去。当年写诗之人，或“赐还”或客死他乡，所写的诗作还在这片土地上流传。

此后的几天，吃吃喝喝。初五，到伊宁市把回乡过年的大学老师接到可克达拉走走看看，走了河滨公园，看了望河亭、天鹅湖，绕着朱雀湖走了一圈，还专门到图书馆去看了看藏书，给他介绍着我现在生活的可克达拉，聊着清代西域诗和西域诗中的伊犁篇章。十五年前，他古代文学硕士毕业后，走进了我们的课堂，因为年龄相近，很快打成了一片。大学毕业时我到伊犁，他给我介绍伊犁的情况；如今，回乡过年的他成了客人，而我在尽地主之谊，和他聊起了这片土地的今昔。

“风景他乡异，年华此日同。”是除夕翻书时记住的，这是阿克敦在《伊犁除夕》中的诗句。多年后，他的儿子阿桂驻守伊犁，成了历史上第二任伊犁将军。

年华此日同，年华也随伊犁河水



讲述者：毕亮，1985年生于安徽桐城。2004年到新疆至今，现居伊犁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新疆作协理事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出版有《如看草花：读汪曾祺》等散文随笔集四部

讲述地：新疆伊犁

流走不复回。吃喝之余，也看书。看的是前些年在旧书摊淘到的《林则徐在伊犁》，收有林则徐在伊犁期间的日记、诗钞、书信。正月翻书时发现此书出版、印刷于1987年。那一年，我两岁，还不记事，正在桐城县（现为桐城市）新渡镇童庄村毕老队蹒跚学步。

这里的春节